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1
440
8676

7440
8676
印-11 210

悉日精廣

經部易類

書類

詩類

一至卷三

前



愛日精廬藏書志



人有愚智。賢不肖之異者。無他。學不學之所致也。然欲致力於學者。必先讀書。欲讀書者。必先藏書。藏書者。誦讀之資。而學問之本也。漢唐以來。書皆傳寫。後唐始有鏤板。自是厥後。書日益多。至于今。輦數千金至市。可立致萬卷。則當今日而言藏書。亦何足貴。然而藏書不易言矣。著錄貴乎秘。秘籍不盡可珍。槧本貴乎宋。宋槧不盡可寶。要在乎審擇之而已。夫所謂審擇之者。何也。宋元舊槧。有關經史實學。而世鮮傳本者。上也。書雖習見。或宋元刊本。或舊寫本。或前賢手校本。可與今本考證異同者。次也。書不經見。而出于近時傳寫者。又其次也。而要以有裨學術治道者為之斷。此金吾別擇之旨。不無少異於諸家者也。庚辰夏。編藏書志四卷。以活字印行。六七年來。增益頗多。乃重加編次。附入原書序跋。釐為三十六卷。仍其名曰愛日精廬藏書。

志竊嘗論之。藏書而不知讀書。猶弗藏也。讀書而不知研精覃思。隨性分所近。成專門絕業。猶弗讀也。金吾少學爲詩。稍長讀書。照曠閣。與校太平御覽諸書。爲校讐之學者有年。其後汎濫六籍。爲考證之學者有年。又其後究心經術。尊漢學。申古義。爲聲音訓詁之學者有年。繼而講求古籍。考核源流。則雜以簿錄之學。纂集經說。采輯金文。則雜以彙萃之學。迄今年垂四十。學問無聞。蓋藏而不讀。讀而不專之過也。然尊聞行知。含英咀實。廣以觀萬。約以守一。視世之玩物喪志者。似有間矣。宋黃庭堅有言曰。士大夫家子弟。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名世矣。丁顛有言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爲吾子孫。是則金吾藏書之意也夫。

道光丙戌春三月昭文張金吾識

書之難聚而易散。自古云然矣。以予目驗。前者先從兄抱沖小讀書堆。我友袁壽皆五硯樓秘笈不少。方欲一傳而片紙不能守。滋蘭堂主人朱文游晚失厥嗣。手斥萬籤。較販鬻家一出。一人詭得。詭失。遂覺同歸於盡。後者有常熟陳子準。張月霄二君。於書好同聚。同能讀。同十年以來。名在人口。予頻歲出游。不及與之賞奇析疑。而僂指識面。所以深期之者。未有艾。日月幾何。聞子準天無子。半生心血所收。徒供族人一賣。月霄家落責負者。傾囊倒篋。捆載以去。於是屬望之素方。且爲之嗒然矣。忽一日。月霄跡予於里中。出巨冊盈尺。置几上。謂曰。此所刻書目。續曰也。刻纔成。而書散。書散可惜。刻成可喜。願爲我序之。予曰。唯唯。今夫書之有目。其塗每殊。凡流傳共見者。固無待論。若夫月霄之目。乃非猶夫人之目也。觀其某書必列某本。舊新之優劣。

鈔刻之異同。展卷具在。若指諸掌。其開聚書之門徑也歟。備載各家之序跋。原委粲然。復畧就自敘校讎考證訓詁簿錄彙萃之所得。各發解題。其標讀書之脈絡也歟。世之欲藏書讀書者。苟循是而求焉。不事半功倍歟。然則此一目也。豈非插架所不可無。而予樂爲之序者哉。予又念抱沖之存。嘗爲讀書志。裴回矜慎。迄未具藁。予擬擷所見諸藏書家菁華。匯著一錄。而亦牽率以老。有願莫酬。以視月霄之汗青告成。才何其敏。力何其勤。殆弗可及也。已。設使書於月霄。不限之以散。而進之以聚。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必再續。不一續。不盡泄天地間之秘。不止而豈唯是四十卷哉。此予所以爲月霄序。而含豪掩卷。重爲之三歎也。夫道光七年歲在丁亥。秋九月。元和顧千里撰於邗江寓次。

舊序



目錄之名。自康成始。其有序釋。則七畧別錄所由昉也。然目錄之存于今者。自晁陳兩家外。惟讀書敏求記畧述源流。故儲藏家每艷稱之。然卮言小說。術數方伎。居其大半。下至食經卧法。鶻譜。鴿論。以及象戲之局。少林之棍。種樹之書。與夫雷神紀事之荒誕。孟姜女集之無稽。兼收博采。並登簿錄。雖小道可觀。恐難語乎擇焉而精矣。若傳注之羽翼。經訓史籍之紀載。朝章及有關學術政治之大者。則寥寥數種。半屬習見。心竊惑之。金吾年二十始有志儲藏。更十年合舊藏新得。以卷計者不下八萬。今夏畧加詮次。爲目錄一十卷。繼又擇傳本較稀及宋元明初刊本暨傳寫。文瀾閣本另爲一編。凡萬二千卷。非有禪學問。藉資考鏡者不與焉。若有明及時賢著述。時代旣近。搜羅較易。

故亦從畧。其前此逸在名山爲世所不經見者。則間附數言。以識流別。名之曰愛日精廬藏書志。方今

文治休明。典籍賅備。海內操觚之士。亦旣家握隨珠。人懷和璧。是區區者。又奚足道。抱殘守闕。掛一漏萬。大懼無以塞侈。然自足之譏。然大以成大小。小以成小。如鼠銜薑。如蟲負版。心有餘而力不足也。至採錄之旨。別擇之意。視敏求記義例。不無少殊。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若夫矜宋刻之精。標鈔帙之富。則吾豈敢

嘉慶庚辰仲夏昭文張金吾識

例言

一是編所載止取宋元舊槧及鈔帙之有關實學而世鮮傳本者。其習見之書。概不登載。若明以後諸書。時代旣近。搜羅較易。擇其尤秘者。間錄數種。餘俱從畧。

一是編義取闡明經訓。考證古今。故經史兩門所錄。較備若別集。一類古人精神所寄。要皆卓然可傳。故亦兼收。並采不名一格。至若藝術譜錄。九流小說。以及二氏之書。擇其稍古而近理者。畧存數種。以備一家。蓋編錄遺書。當以窮經研史爲主。不以百氏雜學爲重也。

一我

朝文治休明典籍大備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考核源流折衷至當草茅愚賤何敢復贊一詞

其或書出較後未經採入 四庫者仿晁陳兩家例畧附解題以識流別至若醫家一類金吾素未究心不敢妄爲之說

一自來書目無載序跋者有之自馬氏經籍考始是編畧仿其體諸書序跋凡世有刊本暨作者有專集行世其序其跋載于集中者以及經部之見于經義考小學考唐文之見于全唐文者不更錄入外餘則備載全文俾一書原委燦然可考

一 所載序跋斷自元止惟真西山集載十世祖端巖公及蒲陽黃鞏兩序水利芻言載十一世從祖果齋公一序以先世手澤變例錄之至先輩時賢手迹題識校讐歲月藏弄姓名皆古書源流所係悉爲登錄不在此例

一 先輩時賢手跋以某氏手跋曰五字冠之

一 所載序跋鈔帙居多轉輾傳寫類多舛誤是編所錄凡無別

本可據者雖顯然謬誤一仍其舊不敢以一知半解妄下雌黃也

一 標題一依原書舊式所增時代及撰著等字以陰文別之

一 一書而兩本俱勝者仿遂初堂書目例並存之

愛日精廬藏書志目錄

卷一

經部

易類

卷二

書類

卷三

詩類

卷四

禮類

卷五

春秋類



卷六

孝經類

五經總義類

四書類

樂類

卷七

小學類

卷八

史部

正史類

卷九

編年類

卷十

紀事本末類

卷十一

別史類

雜史類

卷十二

詔令奏議類

卷十三

傳記類

卷十四

載紀類

卷十五

地理類

卷十六

地理類

卷十七

地理類

卷十八

職官類

卷十九

政書類

卷二十

目錄類

史評類

卷二十一

子部

儒家類

兵家類

法家類

卷二十二

醫家類

卷二十三

天文算法類

術數類

卷二十四

藝術類

譜錄類

雜家類

卷二十五

雜家類

卷二十六

類書類

卷二十七

小說類

卷二十八

釋家類

道家類

卷二十九

集部

楚詞類

別集類

卷三十

別集類

卷三十一

別集類

卷三十二

別集類

卷三十三

別集類

卷三十四

別集類

卷三十五

總集類

卷三十六

詩文評類

樂府類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一



昭文 張金吾

經部

易類

周易九卷略例一卷

毛氏影寫宋相臺岳氏本

魏王弼注繫辭以下晉韓康伯注略例魏王弼撰唐四門

助教邢璣注 每卷末俱有相臺岳氏刻梓荆溪家塾篆

文本記

邢璣略例序

易傳十卷附略例一卷

影寫宋刊本 汲古閣藏書

唐李氏鼎祚集解 是書新唐書志作十七卷崇文總目

紹興續編四庫闕書目中與書目

見玉

郡齋讀書志直齋

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及李氏自序俱作十卷則是書自宋以來止有十卷無十七卷可知也毛氏既析十卷爲十七卷以合唐志之文又改序中一十卷爲一十八卷以合附錄略例一卷之數而宋以來之卷次遂致不可復識此本易傳十卷略例一卷猶是宋時舊第中遇宋諱若貞若殷若恒俱缺末筆蓋影寫宋嘉定重刊本也首頁有毛褒圖記

自序

李鼎祚以易學顯名于唐方其進平胡論預察胡人叛亡日時無毫釐差象數精深蓋如此而所注周易全經世罕傳焉鼎祚資人也爲其州因斥學糧之餘鏤板藏之學官俾後之士因以知前賢通經學古其用力蓋非苟而已學

錄鄉貢進士謝誨學正新鄴縣尉侯天麟校讎教授眉山史似董其事乾道二年四月甲午郡守唐安鮮于侃書乾道元二先君子假守資中公退惟讀書不暫輟蓋亦晚而好易謂李鼎祚資人也取其集解命刊之學官病其舛脫則假善本於東漕吳巖先生然亦猶是也姑傳疑焉惟不敢億以是正之茲四十有七年矣板復荒老且字小不便於覽者不肖嗣申之誤茲將□□□□指敬大字刻之漕司尚廣其傳庶幾此學不遂泯云嘉定壬申三月甲子申之謹書

計用章後序

慶歷甲申

易學辨惑一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邵伯溫撰

吳園先生周易解九卷 舊抄本

宋張根撰

未附序論五篇雜說二篇泰論一篇序論一

二殘闕過半序論第一曰可謂之神可謂之神上缺一頁二十行自其

生生不窮言之可謂之易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

太素家刻墨海金壺本作生生不窮故謂之易有太易有

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又曰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循之

不可得故曰易易無形體變而為一是謂太初自無入者

下序論第二曰所以成也所以成也止故曰字體也以

陰陽為體聖人取夫陰陽變化之理而寓之卦易無形體

下十六字所以成也下十五字家刻本俱缺

張根孫咳跋

讀易詳說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朱李光撰

周易窺餘十五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鄭剛中撰

自序

六經載道而易其原最深遠也矣始惟有畫以盡三才萬

物之理後乃有辭以盡其畫之所象最後吾夫子為之十

翼易其無餘蘊矣後世諸儒各以臆見為之訓詁無慮數

百家然弗合并互有得失非博雅君子學通繫象之表識

達變通之微未易探討而折衷也故資正殿學士東陽鄭

公少以文行為鄉先生于書無所不通而尤邃于易其論

議慷慨操履端亮入登禁橐出撫邊陲壯猷遠略皆自其

學發之晚歲謫居封州乃為易解名之曰窺餘則兼而取

之歲在戊午禮部試進士公參掌文衡予偶得中因登門
拜公一見知其爲天下偉人特未見其書及乙未春予再
守長樂公之子良嗣持憲節于此邦因得是書觀之研味
累日不能廢手雖參取諸家之長而斷自己意文與義貫
理與象互讀之使人渙然冰釋其于易道誠非小補予淺
陋荒唐安足以知之公諱剛中字亨仲嘗爲禮部侍郎以
樞密都承旨宣撫四川其遺愛在蜀其事業炳炳在人耳
目其出處載之國史今其子又有學問能世其家收拾遺
稿爲十五卷將鈔版傳諸學請序以冠其首予逡巡退避
其請益勤因爲之言淳熙乙未年十一月一日莆陽陳俊
卿序

易更三聖世歷三古秦火以下筮不焚漢興隨立學官在

六經最古最爲完書此天也非天也非知道者于辭象變
占俱通未易與言而唐孔穎達正義顛主王弼解弼用費
氏本劉向校中祕書謂費本與古文同而班史不敘以從
受田何之學出于孔子授商瞿瞿之傳具有次第今世有
子夏易亦謂孔子所授乃用鄭元取象象經文王取言附
乾坤二卦後本蓋僞書也若費氏長于卜筮惟以象象繫
辭文言解說上下經弼用費本于卜筮略不及而習尚清
談出入老莊第知言者尚其辭一端耳穎達因象數難通
迺一切屏棄商瞿而下諸家雖鄭元注具弗敢自是說易
者不過假借以馳驅其文章粉藻其意見于易何預者五
星聚奎斯文興起濂溪周子康節邵子皆得三聖之祕周
尚理邵兼數然不可異觀也伊川程氏師周友邵晚爲易

傳用辭明理漢上朱氏編考自漢以來羣儒訓釋旁引曲暢而以周程邵之說會通之學者得以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矣北山先生資正鄭公紹興中宣撫全蜀取忌秦檜斥居封州閉門讀易筆爲窺餘後百餘年元孫足老攜手澤三大編相示桂伏讀竟始悟其合伊川漢上二解而一之者其時程學尚多異議朱所進書未行于世而公知兼取所長其識見豈顓門曲學可及耶昔陸宣公貶忠州錄集驗方朱紫陽議其豈無聖經賢傳可以玩索唐子西謫惠州名其居室曰易庵其記援陶隱居云注易誤猶不致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子西謂注本草一物之誤猶不及其餘道術一誤則無復子遺矣公不錄醫方專志易學此暗合于子西之微旨而非止于宣公之全身遠

害也繫辭曰易窮則變變則通昔公在宣和靖康時窮甚矣繼以進士上第躋顯仕可謂變且通矣而竟厄于檜旣通而窮故在封川將玩諸易以圖其不終窮而公終于窮豈窮者其果不能變則通乎嗚呼安得起公于九原而與論易道窮變通往來上下之故哉後學潘桂百拜謹識

易變體義十二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都絜撰

夫易如天地其中無所不有顧學者取之如何耳取諸象則爲象學取諸數則爲數學取諸辭則爲義理之學取諸占則爲卜筮之學雖各名一家要之原本于古人而發明以新意乃可爲善學者西漢趙賓說箕子之明夷曰箕子萬物方荄滋也持論巧慧易家皆以爲非古法用是不見

信近世侍講林瑀作會元紀用天子卽位之年傳會易卦以推吉凶賈魏公疏其不經罷之是皆專任私智不師古始使其說得行害道甚矣都君聖與之易其原本于古人而發明以新意者乎易曰爻者言乎其變者也又曰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以春秋左氏傳考之當時援引爻辭與夫推測卦變者皆不言六位必曰某卦之某卦夫推測卦變其如是固宜而援引爻辭亦如是者蓋言六位則體常曰某卦之某卦則盡變也聖與之所原本在此然文辭之合于變體者先儒略焉聖與始演爲一書凡三百八十有四義古人之底蘊盡取而發明之嗚呼可謂善學也已矣書成獻之于天子又鍍板而傳之且屬余爲之序余善其原本于古人而無蹈襲之跡發明以新意而無穿鑿之見

也故序之紹興二十九年冬至日贛川曾幾序

張九成序

自序曰潛龍之辭非姤之正體也乾初九所變而屬于姤是乾之姤而已黃裳之辭非比之正體也坤六五所變而屬于坤是坤之比而已自乾坤而下莫不如此不然則乾九二所變何以謂之其同人九五所變何以謂之其大有而董因之筮晉文六四不變何以言得泰之八魯史之筮穆姜六二不變何以言得艮之八乎自乾之姤以至未濟之解宜皆若此而其義則不可一言盡若古筮史所言雖傳之簡冊而或雜以互體或推諸五行或原本陰陽之流或傳會占者之事或揆度一時之宜其說豈不或中而不皆合義文周孔之本意思以顛蒙之資被過庭之訓幼習

句讀長聞崖略而身襲儒服義學是主年踰知命嘗爲說以記所聞而今老矣幸若天誘其衷復有變體之說凡數萬言姑集成編以俟君子之深于易者而折其當否焉又登對進書劄子曰紹興二十八年四月五日臣世業箕裘誦習義易往年嘗進說義仰冒天威上賴聖慈寬其譴責又常竊謂古人卽卦爻之變體而引用爻辭者見于左邱明春秋之傳如晉史蔡墨卽乾之姤與其同人其大有其夬引潛見飛亢之辭以至鄭游吉等引復之頤師之臨豐之離而各指其爻辭之意若夫初上中爻九六所居則未嘗一言及之臣乃妄意爻辭所繫必協變體之義于是試以某卦之某卦之爻而推其所繫之辭見其辭旨與變體協因演其義爻爲一篇凡三百八十有四蓋謂易宜有

是一家之學實蔡墨等啟之也雖臣三隅之說寸長尺短而墨等一隅之舉似不可棄是用繕寫釐爲八冊因輪面對不避斧鉞之誅齎詣東上閣門聽候聖旨投進伏望陛下體易之廣大而與人爲善恕臣之狂簡而謂言志之何傷略晚學之謬言而廣古人之至論斷自聖裁而去取之豈勝幸甚取進止四月日左朝奉大夫尚書吏部郎中臣都絜劄子

周易經傳集解三十六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林栗撰

自序

進表

貼黃

獎諭敕書

周易繫辭精義二卷 舊抄本

宋東萊呂祖謙編

厚齋易學五十卷附錄二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馮何撰

周易一經文王囚于羑里卽包犧氏所畫之卦立大衍之法推七八九六之數以生爻而繫之辭者也古有官占卽畫觀象以事揆理而遂知休咎至夏各爲一書曰連山歸藏意每卦爲之辭矣蓋間或略見於傳記也然包犧氏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以盡其變焉故連山歸藏之辭至六十又四而止文王則以所重之卦復衍其爻爲三百八十又四乃別爲辭以繫卦于以體其常創爲辭以繫爻

于以盡其變故定名曰易文王旣沒周之子孫乃著其代以別夏商而曰周易然猶與連山歸藏並列于卜筮之官而謂之三易者蓋因周之易云爾其實夏商以前不謂之易也自孔子定六經止贊周易門人又述其緒言以爲之傳而連山歸藏始廢易道始尊先漢以來儒家者流宗主孔氏遂以孔贊與周易並行以孔贊等篇爲傳而上下篇改爲上下經此其始變也後以孔贊參入經文自費直鄭康成倡之王輔嗣和之而世不復知有文王之易矣何也取信於孔子之贊而不復推究文王之本指一也孔子推明人事而象數之本言焉而不發至使後世屏棄之間知學此則又多穿鑿傳會以爲之說二也甚至繫卦之辭爲象孔子題象以推明之而今繫以象曰而象反爲孔子之

傳矣繫爻之辭爲象孔子題象以推明之而今繫以象曰而象亦爲孔子之傳矣孔門說卦三篇將以推明繫辭之指今題以繫辭上下而繫辭又爲孔子之傳矣易之稱周或以爲周匝包犧之卦例以爲易八卦之重以爲文王六爻之辭以爲周公凡一經之名義錯亂無一存者况文王之本指乎天開我宋聖道日明康節邵氏首定經傳之序呂氏微仲晁氏以道從而訂之近日吳斗南復是正之沙隨程可久晦庵朱文公先生皆以注解傳雖名義微有未盡當而文王之全經則天高日白矣椅自束髮受易於先人蓋伯祖父以此經鳴於三舍予數十年來博親師友搜攬衆說遂以文王之本文如王氏所傳乾卦之文爲正而爲之輯注訂其音切釋其文義辨其異同使讀者粲然識

其大指不惑於支離然後輯孔子贊傳左氏占辭及諸儒之說撮其不悖於大義者釐爲輯傳義有不備者傳以已意又於孔子之傳裒輯衆說別爲一書庶不相亂俾萬世復見文王之全經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信哉伯祖父蓋繡其名朱嘉定十年丁丑歲夏五月辛卯旣望草塘馮椅序

孔子之贊易止于彖爻蓋其成書也孔安國曰昔先君孔子贊易道以黜八索此書是已蓋述周文王之易而贊述其義聲韻相叶實贊體也孔子沒門人追述其平日講說問答之辭與所傳於古而記之有補於易者爲之傳則文言說卦是已何以知之以其書有子曰有古語有占法而知之也至于序卦雜卦其猶孔子之遺書與不然何雜卦

之聲韻與贊相似也史謂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門人記其言有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孔子之於羣經初不若是其綢繆也而獨於易焉見之何哉蓋昔者文王之作經也卽包犧所重之卦演而生爻以陰陽奇耦之數位畫襍居之象仰探造化旁稽物理近察人情自爲類例字字有據然不明言其故而使人觀象玩占以見諸行事至孔子時與連山歸藏並列于卜筮占者不勝異說而易道晦矣孔子憂之于是卽卦之彖爻之象以知之所及者爲之贊又間以新意推廣文王所未言者此非沈酣紬繹不能以臻此也至于文言說序雜卦諸篇又其平日之與門人講說與夫記錄古語之舊者天下後世以信孔子而信周易故異說屏除而連山歸藏與八

索俱廢文王之經如離明當天而衆星蔑矣中更秦火而此書獨以卜筮獲存亦可知天意之未喪斯文也奈之何儒生坑戮解散間得諸所傳者私自名家大義紛錯文言止于乾坤故費直參入于經說卦三篇漢初出于河內女子今止存其一而又有繫辭上下二篇夫繫辭云者文王之經而非傳也意者後人以其間推明繫辭之指而名之與要卽所謂說卦上下篇也今所謂說卦者乃其下篇爾是說也近世吳斗南知之若夫所謂十翼云者以其羽翼周易蓋十篇也十篇之次猶多異說然其槩可知也彖象之贊各釐上下篇爲四說卦合今之繫辭上下篇爲三文言序卦雜卦各一是其目也今釐贊于經以合于傳復孔門全書之舊稟稗諸儒之說爲之輯注庶有補於世教云

爾斯亦孔子贊易之心也是日椅又敘

周易總義二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易祓撰

陳章序

周易要義十卷

傳是樓抄本

宋魏了翁撰

方回周易集義跋曰鶴山先生謫靖州取

諸經注疏摘為要義

見桐江集

此九經中之一也經義考曰按

葉氏萊竹堂書目有長孫無忌要義五冊凡十八卷無錫

秦對巖前輩今有其書大略與正義相同考正義即係無

忌刊定非別一書也云云是書前有長孫無忌上六經正

義表葉氏秦氏所藏當即是書以前有無忌上表故誤冠

以長孫無忌耳十八卷者蓋并子卷數之

卷一分上中下三卷卷二至七

俱分上下兩卷

經義考諸經俱載要義而易類止載集義者蓋既

疑要義即正義而又疑集義即要義也板心有傳是樓三

字

長孫無忌上六經正義表

周易輯聞六卷易雅一卷筮宗一卷

舊抄本

宋汴水趙汝棣述

卷一闕抄補

自序

易雅自序

筮宗自序

周易詳解十六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李杞撰

經學不可以史證經學必以史證此吾為書之病也亦吾

爲書之意也夫聖人之經所以示萬世有用之學夫豈徒爲是空言也哉故經辯其理史紀其事有是理必有是事二者常相關而不可闕一焉自後世以空言爲學岐經與史爲二尊經太過而六經之書往往反入於虛無曠蕩之域吁是亦不思而已矣夫經固非史也而史可以證經以史證經謂之駁焉可也然不質之于史則何以見聖人之經爲萬世有用之學也耶且易之爲書蓋聖人憂患之作于以同民吉凶而使之趨避焉者也易書旣作凡所以避凶趨吉酬酢泛應者在天下日用之際有不窮之妙是易之爲易乃聖人應世之書吉凶悔吝治亂安危得失禍福之理之所萃焉者也而奈何以空言學之乎文中子曰易聖人之動也于是乎用之以乘時矣夫時變之來无窮而

易之理亦與之无窮善用之則吉不善用之則悔吝古之聖人所以周流變化而前民之用者皆用易之妙也堯舜之指遜湯武之征伐伊周之達孔孟之窮在天下有如是之時在易有如是之理在聖人有如是之用蓋不獨十三卦制器尚象爲然而孰謂可以虛文而輕議之也哉故吾於易多證之史非以隘易也所以見易爲有用之學也因取文中子之言而以用易名編嗚呼學易非難而用易爲難吾其敢自謂能爾乎嘉泰癸亥六月望日謙齋居士李杞子才序

讀易舉要四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俞炎撰

周易象義十六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丁易東撰

易者未定之辭也其雜物取象尚可知也故三百八十四爻者其例有深有淺間而出于人事焉以明物象者皆人事也而實則主象也象無數也竊意其元吉永貞无咎者其最下之占辭耳未成象也乃其象之云云猶有物也凡占道皆如此也充類有出于其辭之外者必可見之象也謂三百八十四爻爲三百八十四事而三百八十四事爲易止此足以盡天下後世之變者愚儒之論也後有知來者其爲物必非前世之所有則其占其辭亦未必今世之所有也故易者常易也惟易爲無窮易故無窮也自伊川談理而象之不可通者通康節衍數而物之不能言者言不可通者通經義也不能言者言聲韻也不言理不言數

而一出于占筮占筮是已然使執本義者坐簾肆日閱人而不知變其占必窮何則未得其所以易也吾今日之易易昨日矣奈何株而守之易者神明之道也隨所感而生焉有若啟之者焉而象外有其象辭外有其辭矣庶幾哉漢上爲識其辭之所由生象之所自出易故至是始極矣雖然以互變飛伏求之不得于互必得于變不得于互變必得于飛伏類多方遷就以求其已成之辭使必通而不知當日之可取象者尚多也何以不爲彼而爲此又何以變而又變而各爲其道而或出于飛伏而復返乎其初何其無法亡法而无定操以至此也豈作者意也此則漢上之功而漢上之過也武陵丁石潭君爲象義數漢上而博諸家其潔靜也不雜得易之體其互變也不泥得易之通

疏而明漸而近其不可爲典要也未嘗不出于典常而可
以爲訓雖先儒復起其辯不與易矣而又未嘗有意于辯
也自吾見近世成書若此者少至衍索隱橫豎離合无不
可考則自得深矣易肇于氣成于數象與辭雖其子而胎
息遠矣君能得之于大衍之先又能衍之于大衍之後則
聲韻律呂將无不合而經世之所以知來者具是象與辭
如響矣君成書如屋年如加我尚且暮見之甲午春二十
三日廬陵劉辰翁序

易之爲道大而天地風雷細而鼃蠃羸蚌之屬无不寓八
卦之理亦猶莊子言道在瓦礫稊稗亦猶子思言鳶飛魚
躍上下察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
宜故謂之象然不特爲鼎爲蹟爲飛鳥爲虛舟之類而已

觸類而通之若以巽爲繩直遇坎爲矯輮又是一事坎爲
盜遇離爲甲冑干戈又是一事坎爲心病又爲耳痛遇兌
爲巫又是一事也易无盡用卽此可推莊子曰天地與我
並生萬物與我爲一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乎
知此語則知易取象之物類同是一機本无間隔惟昧者
莫之知也噫是易也言理至于程伊川極矣言象數至于
朱漢上精矣倪兼三有云若二書爲一庶幾理與象數兼
得之誠篤論也石潭丁君漢臣觀象玩辭探蹟索隱用功
于易亦既有年謂伊川旣詳于論理則畧于論象自謂止
說得七分正以是也真足以窺見伊川言外之旨又謂朱
漢上之說原于李鼎祚然鼎祚或失于泥漢上微傷于巧
不若博採兼收而要其大歸此象義一書所由作也觀其

序曰錯之以三體綜之以正變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就使諸老復生不易斯言矣試舉其大畧以明之如坤納乙故稱帝乙兌納丁故稱武丁巽爲白故曰素履乾爲衣故曰苞桑燕爲燕安之燕爵爲爵祿之爵鳴謙以兌口而鳴熏心以離火而熏巽爲髮加震之竹則有簪之象乾爲玉用玉于東方則有圭之象巽爲繩則有係與維之象兌爲毀折則有禡與漏之象至于豚魚不宜拆爲二物濡首不當泥諸飲酒邱園寔取義于艮山弓輪蓋取義于坎月事專皆有祖述而非傳會也字字皆有據依而非穿鑿也雖本之鼎祚漢上而兼摭虞翻于寶諸子之所長故能萃聚而成一家之書伊川易傳三分之未說者至是補其缺而會其全是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惜不令兼山見之

予空洩道之密漏神之機分張太和磔裂元氣不得不爲負苓者竊議于松下矣而何言之敢贅抑余尚記往年初入館湯東澗爲少蓬時有以易解進者下祕省看詳東澗因謂余曰曾茶山有易釋象五卷鑿鑿精寔發漢上所未發余深以未見其書爲恨今于石潭象義而有得雖不及見茶山之易亦可无憾矣于是乎書至元二十八年病月朔古甲李珏稚圭序

易之道其神乎以象數則象數不可窮以卜筮則占驗不可違以義理則義理之妙愈求而愈邃象義之作石潭之得于易者深矣或曰易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之書也近代河南氏之易學者宗焉以其根于理也今專以象言得無蹈諸儒一偏之失乎噫天下无理外之物河圖未出此理

在太極六爻既畫此理在易象以象觀象則易无非象以理觀象則象无非理舍象以求易不可也舍理以求象可乎哉善乎石潭之言曰不得于象則不得于理不得于理則亦不得于象是書也當合河南氏之易互觀之至元中秋朔杭山寓叟章鑑書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象辭變占而已矣予少而學易得王輔嗣之註焉得子程子之傳焉得子朱子之本義焉王氏程子明于辭者也子朱子明于變與占者也獨于象无所適從焉逮壯遊四方旁搜傳註殆且百家其間言理者不可縷數若以象言則得李鼎祚所集漢魏諸儒之說焉朱子發所集古今諸儒之說焉馮儀之所集近世諸儒之說焉間言象者則有康節邵氏之說焉觀物張氏之說焉少

梅鄭氏之說焉吳興沈氏之說焉京口都氏之說焉長樂林氏之說焉恕齋趙氏之說焉平菴項氏之說焉節齋蔡氏之說焉山齋易氏之說焉樸卿呂氏之說焉古爲徐氏之說焉是數家者非不可觀也而邵氏張氏則明易之數本自著書非專爲卦爻設也沈氏都氏則明卦之變趙氏項氏易氏馮氏徐氏則明卦之情蔡氏徐氏祖述本義皆非專爲觀象設也林氏之說則反覆八卦既爲朱子所排鄭氏之說又別成一家无所本祖其專以說卦言象者不過李氏鼎祚與朱氏子發耳朱氏之說原於李氏者也李氏之說原于漢儒者也李氏所主者康成之學于虞翻荀爽所取爲多其源流有自來矣然漢儒之說于象雖詳不能不流于陰陽術數之陋朱子雖兼明于義而于象變紛

然雜出考之凡例不知其幾焉良以統之无其宗會之无
其源也予病此久矣山林无事卽衆說而折衷之大抵易
之取象雖多不過三體所謂本體互體互體是也然其爲
體也有正有變故有正中之本體有正中之互體有正中
之伏體焉有變中之本體焉有變中之互體有變中之伏
體焉正非中正之正但謂其卦中未變之體耳以上諸
體皆本漢儒及唐李氏近世漢上朱氏非予之臆說
也但其中卦爻先儒取象有未盡者亦以其例推而補之其餘凡例固非一途要所從
來皆由此三體推之耳蓋以正體取象者不待變而其象
本具者也以變體取象者必待變而其象始形者也故自
其以正體示人者觀之止而吉而无咎者變而凶則悔吝
也正而凶而悔吝者變則吉則无咎也自其以變體示人
者觀之變而吉而无咎者不變而凶則悔吝也變而凶而

悔吝者不變則吉則无咎也兼正變而取象者可以變可
以无變惟時義所在也是可但正其夫不論其變乎天易
變易也先儒言理者皆知之矣至于言象乃止許以正體
言不許以變體言凡以變言象率疑其鑿是以易爲不易
之易不知其爲變易之易也旣不通之以變易之易則毋
怪以象爲可忘之筌蹄也旣以象爲可忘之筌蹄毋怪以
象變之說率歸于鑿也故善言易者必錯之以三體而綜
之以正變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易之象可得而觀矣予
于是竊有志焉是編之述因象以推義卽義以明象固錯
之以三體綜之以正變而必以正中之本體爲先而其餘
諸體則標于其後又以示主賓之分也至于言數雖非專
主而間亦及之焉蓋將拾先儒之遺補先儒之缺云耳雖

因辭明理不如程子之詳言變與占不如朱子之約至尚
論其象自謂頗不失漢儒之舊于李氏鼎祚朱氏子發未
敢多遜焉後之言象者不易吾言矣于是而玩索焉上可
以溯漢儒之傳亦可以免漢儒之鑿庶幾君子居觀之一
助云作周易象義柔兆闡茂蕤賁甲午武陵丁易東序
易之爲書自王輔嗣以前漢儒專以象變明辭固失之泥
及輔嗣以後又止以清談解義于象變絕无取焉伊川純
以義理發明固爲百世不刊之書然于象變則亦引而不
發康節雖言象數然不專于象象發明朱子歸之卜筮謂
邵傳義經程演周易得之矣其于象數也雖于易學啟蒙
述其大槩而本義一書尚多闕疑僕用功于此有年矣稿
謂泥象變而言易固不可舍象變而論易亦不可于是歷

賢先儒之說依本義體分經與彖象各爲一編大率以理
爲之經象變爲之緯使理與象變並行不悖庶幾不失前
聖命辭之本旨以示初學使其知大意云易東又序

易東後序

易纂言外翼八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吳澄撰

自序曰羲皇卦畫先後一定自然而然文王分八卦爲上
下篇改移其次八經卦之純體合體者爲之經四十八卦
之雜體者爲之緯述卦統第一

六畫卦之不反易者八其反易者二十八爲五十六卦奇
陽偶陰無獨必有對或上下二篇相對或上下各篇自對
二體之互易者亦然述卦對第二

義皇生卦奇偶之上生奇偶而已卦體既成而推其用則無窮矣乾坤變而爲六子十辟六子十辟變而爲四十六卦述卦變第三

每卦以一畫爲主无妄之傳所謂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也述卦主第四

易以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剛畫變則化柔柔畫變則化剛而一卦可爲六十四變述變卦第五

重卦有上下二體又以卦中四畫交互取之二三四成下體三四五成上體述互卦第六

義皇所畫之卦畫謂之象文王所名之卦名謂之象彖辭爻辭汎取所肖之物亦謂之象述象例第七

聖人畫卦以明天道生著以前民用彖爻之辭爲占設也

述占例第八

辭有象辭有占辭象之中亦有占占之中亦有象既互見矣猶有遺者復掇拾之通謂之辭述辭例第九

揲著十八變而成一卦以動者尚其變謂著之變也述變例第十

義皇心契天地自然之易將畫八卦而有龍馬負圖出于河此易之原也洛書後出神禹因之敘九疇其河圖之配與述易原第十一

邵子著書立言無一不本于義皇之卦圖楊氏自三才之三起數而誤太元司馬氏自五行之十起數而誤潛虛蔡氏自九疇之九起數而誤洪範皇極內篇皆易之派也然邵子從容乎義畫之內三家則奔迸乎義畫之外矣邵其

經流之派揚馬蔡其支流之派與述易流第十二
凡十二篇是爲易纂言外翼云

易原與義一卷周易原旨八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寶巴撰

進太子賤曰皇帝聖旨裏太中大夫前黃州路總管兼管
內勸農事臣巴寶言伏以光奉詔書甫正貳儲之位敬敷
易道少裨熙績之功天啟昌期時逢至治竊謂自龍圖之
畫既泄而象數之學肇開至六十四卦以成書爲百千萬
年之明鑑蓋義文孔子發先天之妙京費王弼廣後世之
傳豈但求語下之筌蹄又當參胸中之關鍵凡蠡測管窺
以探精義皆銖積寸累以用深功苟得其真敢私以祕臣
寶巴誠惶誠懼叩頭叩頭敬維皇太子殿下英姿岐嶷茂

德淵冲民望具瞻共仰重離之照政機多暇式昭幹蠱之
勤方恢邦家太平之宏基宜得帝王相傳之要領用師諸
古有益於今臣寶巴幸際清時輒申丹悃不揆淺膚之素
學冒干投進于青宮冀虎闡齒冑之間特加披閱在鶴禁
延儒之頃更賜表章臣寶巴無任瞻仰抃躍激切屏營之
至謹奉牋以聞臣寶巴誠惶誠懼叩頭叩頭謹言

周易集傳八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龍仁夫撰 原十八卷今存八卷

易精蘊大義十二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解蒙撰

易學變通六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曾貫撰

周易文詮四卷

舊抄本

元趙汭輯

周易經義三卷

元刊本

元進士臨川涂潛生易菴擬 宋熙寧四年王安石始更科舉法罷詩賦以經義論策試士此經義之始也元仁宗皇慶初復行科舉仍用經義而體式視宋爲小變綜其格律有破題接題小講謂之冒子冒子後入官題官題下有原題有大講有餘意亦曰從講又有原經亦曰考經有結尾承襲既久嫌其繁複或稍稍變通之而大要有冒題原題講題結題則一定不可易此經義之定式也是書與王充耘書義矜式俱可考見當時經義體製故附之易類云吳氏手跋曰按朱竹垞經義考載涂潛生易主意一卷已

佚而無此書又引楊士奇之言謂易主意專爲科舉設近年獨廬陵謝子方有之以教學者於是吾郡學易者皆資於此不知卽此書邪抑別有其書也潛生字自昭宜黃人江西通志稱其邃於易三上春官不第爲贛州濂溪書院山長著有四書斷疑易義矜式行世己亥十月望日得此冊於鬻古書者嘗質諸朱文游丈亦未之見也延陵吳翌鳳伊仲記

易經識餘五卷

抄本

國朝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徐秉義纂輯

秉義有九經識

餘今存易書詩春秋四種而已體例與鄭方坤經禪相類一而徵引較詳此本始易理終源流以尙書毛詩例之蓋非全書也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一 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

經部

書類

尚書講義二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史浩撰

柯山夏先生重修尚書詳解十六卷

舊抄本

宋夏竦撰

經文下有重言重意蓋從宋麻沙坊本傳錄

者板心有怡顏堂鈔書五字

時瀾序

書說七卷

舊抄本

千頃堂藏書

宋山陰黃度撰

是書經注俱作大字意有未盡則以雙

行小字附注于下如堯典注遜遁也微子吾家耄遜于荒

春秋夫人遜于齊皆遁也下附注云遜位通上下之辭漢
晉間猶稱之王遜位卒于家劉實以老遜位是也又歷法
其來久矣至堯始大備下附注云推算雖有數天與日月
皆動物不可以一定之數求之也故占候之遲速先後稍
有不齊則進退其數以合于天行故其失不甚遠而歷準
舜典注工之親近人主其所關係豈輕哉下附注云予讀
晉書鳩摩羅什傳曰天竺國俗甚重支制其宮商體韻以
入管絃爲善凡觀國王必有贊德佛經中偈頌皆其式也
樓大防爲予言其太師公嘗守括蒼有樂工善譜曲凡詩
賦序記皆能譜之有舉子使譜經義亦成曲明年又使譜
之與前譜無差錯且曰凡文皆可譜必作得好乃可耳謬
妄之作不能成曲乃知納言時颺皆心聲其邪正善惡果

可察也禹貢注今彭蠡自南康星子縣東北湖口入江則
差與禹貢不同水道改矣下附注云予守金陵始行姑蘇
以北至潤金山其地爲鶻窠山二山相對江水分爲三金
山寺有井卽陸羽所謂中冷井指謂中江水也冷本沚字
今訛是知岷嶓山尾行于江中晉唐間人猶識此至升北
望歷陽畧有三山又聞其上有采石孤山皆行于江中頗
恨不得至其處王遂與予言金山下有山相對狀如蛾眉
江一分三沚入海它日檄遂往淮西自采石渡江遂以書
來言采石西江中有山東西對立謂之東梁山西梁山江
水分三沚是則岷嶓山行爲三江皆可驗古人足迹徧天
下見聞始博又識精故議論不妄發其說俱可補注所未
及通志堂本改注爲小字而刪其注中之注致度書不得

爲完書至若脫文闕字更難枚舉

如堯典序注聰明天德也下脫傳說曰惟天聰

明惟聖時憲十一字而洪水未洽下脫則地爲未平五字湯誓注王誓衆正大義也王字上脫始出師稱四字顧命注召公畢公以三公爲東西伯相康王故曰伯爲字下闕六字畢命命畢公保釐東郊下脫注發冊于祖廟五字之類
書貴舊本良有以也每冊首頁俱有千頃堂圖書印記

絜齋家塾書鈔十二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袁燮撰

甫自幼泊長侍先君子側平旦集諸生及諸子危坐說書夜再講率至二鼓無倦容謂學問大旨在明本心吾之本心卽古聖之心卽天地之心卽天下萬世之心彼昏不知如醉如夢一日豁然清明洞徹聖人卽我我卽聖人舜號泣旻天負罪引慝祇見瞽瞍禹荒度土功三過家門呱呱弗子道心精一曾何閒斷自古大聖同此一心箕子論皇

極無偏黨自蕩蕩無黨偏自平平無反側自正直是之謂極是之謂本心太甲顛覆典刑痛自怨艾克終允德成王遭家多難執書感泣天雨反風本心一昏迷惑如彼本心一復光明如此先君子諷誦再三聞者流涕又言見象山先生讀康誥有所感悟反已切責若無所容讀吕刑嘆曰從肺腑中流出嗚呼至哉先君子之學源自象山明白光粹無一瑕疵可謂不失本心矣是編爲伯兄手鈔雖非全書然發揮本心大旨具在伯兄名喬天資純正用志勤篤嘗宰溧陽視民猶子邑人德之惜未盡行所學爾甫悼先君子之沒幸伯兄之有傳今又云亡痛曷有已遂刻是編名曰絜齋家塾書鈔而納諸象山書院以與世世學者共之紹定四年辛卯良月己未男甫謹書

尚書精義五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黃倫撰

理學昭融周歷千古于胸次不踰辰刻之傾儻翳障弗屏
徹雖一瞬之境恍迷其真眊千載而上之聖賢心傳于典
謨訓誥誓命中若之何剖其秘析其微哉古書百篇嬴秦
酷以虐焰仇之特甚先漢力追探之收拾散逸僅得孔安
國所傳爲正會巫蠱事旋復泯遏繇魏晉以降篇帙缺亡
未備而精真之理晦蝕又不止此白魚赤烏之僞箕子莛
滋之蔽禺鍤柳谷之訛在所不論然黨護于專門名家增
倍師說至百萬言傳註訓詁之紛紜累三萬言只解稽古
二字眩亂人世耳目而指意爲之誣滅殆與厄于秦同科
理學瞠蔽綿歷云久闡而明之蓋若有待時屬皇朝祖宗

全盛之際關洛有二張二程之學崇索理致根乎聖賢心
法以發明千載不得之秘而福後學俾天下之士畢宗嚮
夫理學之指南一洗漢唐注疏舊習豈第蹠躔藩籬咀噉
餘哉者哉有宗工碩儒落落復相望乎其間各出意表所
見理根于心而心會于理更與啟其未悟者編檢紛如亦
憂憂乎難槩以目力也噫十指之形必有巨擘翹錯之中
當刈其楚粵自啟賢關升俊造以來有黃君倫素定規繩
于方寸所謂疎通知遠不誣而深于書者萃古今議論而
裁之其發揮五代帝王遺書之奧皆指中之擘翹中之楚
者信精而又精其于理學殆無餘蘊矣昔人有泳圓流者
採珠而捐蚌登荆嶺者拾玉而棄石今所抄存猶摘翡翠
之藻羽脫犀象之牙角故宜乎稱此書爲精義也覽者亦

宜以余言爲然淳熙庚子長至日龍溪張鳳從道敘
書解數百家或泛而不切或略而未備或得此而失彼或
互見而疊出學者病之釋褐黃公以是應舉嘗取古今傳
注及文集語錄研精而剪截之片言隻字有得乎經旨者
纂輯無遺類爲成書博而不繁約而有寔造渾灑噩之三
昧非胸中衡鑑之明焉能去取若是志于經學者倘能嚙
嚼是書不必也求矣余得之不敢以私敬鋟木與天下共
之所載諸儒姓氏混以今古余不暇次其先後觀者自能
辨之淳熙庚子臘月朔旦建安余氏萬卷堂謹書

書集傳或問二卷

舊抄本

自序

尚書金氏注殘本六卷

抄本

從子謙姪藏舊抄本傳錄

宋仁山金履祥著 原十二卷今存卷七至末六卷按柳

待制撰仁山先生行狀曰先生早歲所著尚書章釋句解
既成書矣云云蓋卽是書金氏受業于王柏所引柏說俱
稱子王子曰以尊之中如以梓材爲周公營洛命侯甸男
邦伯之書移康誥首惟三月哉生魄四十八字冠之此係
金氏創解反覆辨論以證其說核之表注嫌其畧矣又如
說血流漂杵云杵史本作鹵鹵是地發濕當是血流而地
鹵濕耳說率循大卞云大卞字書無正訓孔氏訓法案下
本从卞與弁同是恭拱之義則當訓爲禮其說俱表注所
未載可資參考原本卷末有嘉靖戊午仲冬錄完八字
無名氏跋曰私以求聖人之意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言

之愈廣而襲之愈晦此世士之為經者之所同病也先生不幸無位退而求之于經不為新竒不為近名卒以救往說之偏得聖人之意而會夫大中之歸既沒而其言立其施于人者溥矣宜其為士所宗為時所重考行易名而今聞長世也先生金華人諱字世系言行本末具今翰林直學士烏陽黃公所為墓序誌銘茲不述也

尚書表注

宋刊本

顧伊人藏書

宋金履祥撰

不分卷中遇宋諱間有缺筆蓋宋末元初

刊本也板心有齊芳堂

仁山集附錄文安公纂畧曰晚年館唐氏之齊芳書院成通鑑前編

濂洛風雅齊芳堂未

知即齊芳書院否存耕堂章林書院訥齋等字

自序

抄補

顧氏手跋曰歲癸亥夏五子在毘陵得金仁山先生尚書

表註比藏書家多欲借抄予寶愛是書恐紙墨剝敝因手抄二帙以廣其傳今崑山所刻者是也近薄遊婺州訪求先生遺書不得後見柳文肅貫所撰先生行狀云先生早歲所注尚書章釋句解既成書矣一日超然自悟擺脫衆說獨抱遺經復讀玩味則其節目明整脉絡通貫其枝葉與訛謬一一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旨與其義理之微事為之槩考證字文之訛表諸四闕之外曰尚書表註并得先生自序一篇錄置卷首復補其原敘缺頁且原其作書之旨先生得朱子之宗傳加以精究潛思刪繁就質嘗自云解至後卷即覺前義之淺蓋殫畢生之力以成之者也今錫山秦氏崑山徐氏皆藏先生尚書注十二卷子嘗見之即早歲之書非定本也顧世未見表

註真本卽以是爲表注謬矣先生生于宋紹定壬辰卒于元大德癸卯是書刻于宋末元初尚避宋諱可徵也丙寅三月望日太倉後學顧湄誌于金華之密印寺樓

周氏手跋曰乾隆壬子孟冬購得尚書表注爲顧伊人所藏本後歸吾邑花山馬氏道古樓馬氏售於武林吳氏瓶花齋卽此書也何義門謂書有殘缺顧伊人意爲補全未可盡信細校此書方知意爲補全之處且與通志堂刊本微有異同察仁山先生集有尚書表注序而伊人抄補之序亦復刪節不全今並存之近時婺郡以通志堂本重刻版樣縮小以致標題位置多訛又缺其下方大非表諸四闌外式矣松靄周春記

尚書義粹八卷

抄本

金王若虛撰 是書朱氏竹垞據天一閣萬卷堂兩家書目載入經義考注未見近則久無傳本此本金吾從明黃諫書傳集解中錄出讀其書不務爲新奇可喜之論而于帝王之德業事功以及人心道心建中建極諸義反覆推闡要皆深切著明蓋解經之篤實者也金源著述傳本寥寥而經學則竟無一存者非必其書之未足傳後也蓋金人樸實不肯動刊棗梨汝陽版蕩散佚遂多而元明兩代又視之蔑如不一收拾何怪乎其日就湮沒也王氏五經辨惑辨尚書者止一條殆以已有專書故不具論歟原本三卷因篇帙稍繁釐爲八卷不特存王氏一家之言亦以見一朝經術之大凡焉書傳集解缺說命下至微子又召誥至君奭異日當覓足本補之

書蔡氏傳纂疏六卷

元泰定刊本

汲古閣藏書

朱子訂定蔡氏集傳元後學新安陳櫟纂疏 蔡氏序後

有泰定丁卯陽月梅溪書院新刊木記卷首有毛晉私印

汲古主人兩印

蔡氏書集傳序

自序

凡例

讀尚書綱領

讀書叢說六卷

舊抄本

元東陽許謙

自序

張樞序

書蔡氏傳旁通六卷

元至正刊本

盧嘉威藏書

元後學東匯澤陳師凱撰後學豫章朱萬初校正 卷一

卷四分上中下三卷卷六分上下兩卷前有引用書目隱

字審音末有至正乙酉歲四月余氏勤有堂印行木記卷

首有盧嘉威巨集印記

自序

巨氏手跋曰書蔡傳旁通六卷合為一帙至治辛酉陳師

凱所著至正乙酉余氏所刊發明朱蔡二家之說者詳矣

永樂間修大書諸儒似止見董氏輯錄纂注未見此陳

氏旁通故于蔡傳片文隻字之蘊奧多鬱而未暢則是編

也學者其可少諸予得之閩門市中考其印記乃盧嘉威

舊物盧固石湖藏書家也觀其點勘精確亦可師前輩用

工矣予性嗜書如樂與餌辛卯伏日袒裼裝葺識而藏之
年六十八萬歷十有九年嘉定寒谷止集子成

又曰辛卯長夏細閱一編間有三四處缺誤不及補正者
秋七月甲子朔旦黃泥田父手記

又曰壬寅仲夏再閱一過在邑居敦義堂三完老人時年
七十九

尚書經傳音釋六卷序一卷附尚書纂圖

元至正刊本

朱子訂定蔡氏集傳

元

鄱陽鄒季友音釋

按凡例云集

傳元無音釋今用鄱陽鄒氏經傳音釋附于各段之末是
音釋本自單行德星書堂刊板時附入蔡傳者是書雖以
蔡傳為主而糾正蔡傳者甚夥如舜典傳十籥爲合音釋
云蔡西山燕樂本原嘉量篇云合籥爲合注云兩籥也又

云十合爲升注云二十籥也蔡氏家學相承不應有異况
合籥爲合乃漢律歷志本文籥卽管也黃鍾之律管容秬
黍一千二百謂之一籥合者并也取并合兩籥之義以爲
名也傳經朱子訂定不應有誤必傳寫之訛耳益稷傳民
尚艱食音釋云按經文上句言鮮食則曰播奏蓋謂播種
艱難故以百穀爲艱食也蔡傳言民尚艱食則與上句語
法不協且一句之間文義亦不通禹貢傳青州之域東北
至海音釋云按孔傳云東北據海疏據謂跨之也故以海
北遼東西之地爲青州之域今蔡傳云東北至海則疆域
至海而止又冀州傳中引程氏云冀之北境則遼東西右
北平漁陽上谷之地蓋與孔說異矣而舜典傳中尚仍孔
傳分青州爲營州之說自相背戾當正之也又梁州亦籥

織皮音釋云按此經文無篚字梁州亦無篚字今言篚者似因揚州厥篚織貝而例之然織貝者織帛爲貝文也故可入篚若獸皮毛罽非可入篚者梁州織皮但在厥貢之下別無厥篚之文是梁雍二州自無入篚之貢也不可以織皮爲梁州之篚盤庚音釋云朱子云殷盤周誥不可解今蔡傳于盤誥諸篇闕疑處甚少恐非朱子本意讀者于其強通處畧之可也泰誓傳祝斷也言天弗順而斷然降是喪亡也音釋云孔傳云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又按公羊傳云哀公十四年子路死子曰天祝予何休注祝斷也穀梁傳哀公十三年云吳夷狄之國祝髮文身范甯注祝斷也則是祝之訓斷乃斷絕之斷非斷决之斷也今蔡傳乃云斷然降是喪亡則是讀爲斷决之斷矣宜從

孔傳爲是康誥傳要囚獄辭之要者也音釋云要囚二字兩見此章兩見多方孔蔡于此章皆釋爲獄辭之要孔氏多方前釋爲要察獄情後釋爲執其朋黨蔡氏多方皆無釋然多方兩章文義皆難同此章孔蔡之釋若如孔氏之前後異義則尤不可按孔傳末章囚執之說甚當蓋要字讀爲平聲有約勒之義謂繫束拘孿之也周禮掌囚注云囚拘也拘繫當刑殺者凡囚者上罪梏拳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以待蔽罪正此義也以此通釋前後三章無不妥矣陸氏三章皆音要爲平聲當從之其說俱極精確至若以高宗彤日爲祖已諫祖庚說本史記旅獒爲召公訓成王說本皇王大紀二典爲夏啟以後史臣所作亦能自申已說不爲蔡氏所囿視陳氏旁通之繁稱博引而毫無糾正者蓋有間

矣凡例後有至正辛卯孟夏德星書堂重刊木記尚書纂圖未詳作者始唐虞夏商周譜系圖終任土作貢圖凡圖六十九按經義考載宋鄭東卿尚書圖一卷圖名與是書合者凡三十二任土作貢圖後引合沙先生曰經義考曰合沙漁父鄭東卿自號云云蓋卽鄭氏原本而稍有增刪者

蔡氏書集傳序

孔安國書傳序

書蔡氏傳重刊明本明本明州本也凡例

一蔡氏集傳九峯先生子參政抗淳祐經進本元載朱子手帖數段未能盡一經大旨今將鄱陽董氏錄註所輯朱子綱領取其精詳而有補於書者刊置卷首又取諸儒說書綱領續于語錄之次庶幾開卷者未讀時已見大槩然後復熟之不待講習而已煥然矣

一蔡氏集傳行世雖久其間訛誤不少今依輯錄本精加校正比諸本不同

一蔡氏集傳元無音釋今用鄱陽鄒氏經傳音釋附于各段之末庶幾學者字得其音事得其釋疑得其辨而胸次洒然無復滯礙矣

書傳集解十二卷 明刊本 項氏萬卷堂藏書

朱子訂定蔡氏集傳明後學金城黃諫集解 是書以蔡

傳為主而以唐宋金元諸儒之說分注于下諫亦間附已

說大抵先儒之說十之七諫之說十之三耳其中回護蔡

傳者固多如天左旋之類而訂正蔡傳者亦不少如五玉卽五瑞之類且蒼

萃諸說同異並存蓋不僅羽翼蔡氏也所採如宋胡氏且

尚書演 張氏景 尚書說 顧氏臨 尚書集解 孫氏覺 尚書義十述 王氏安

石王氏雱 尚書新經尚 蘇氏洵 洪範圖論 芸閣呂氏 名大臨書傳 龜山楊

氏 辨疑書義 蔡氏元度 尚書名卡 張氏綱 尚書講義 吳才老 名棧書禪傳 李

氏舜臣 尚書小傳 劉氏安世 尚書解 王氏十朋 尚書解 王氏炎 尚書小傳

張敬夫 尚書說 陳氏傅良 抄書 東陽馬氏 案宋馬之純元馬道貫

說道貫有尚書疏義今俱佚是書所引東 朱子問 答勉齋黃

陽馬氏其之純歟抑道貫歟未敢臆定 王氏日休 尚書解 張氏沂 尚書說

復齋董氏 名琮尚書集義 陳氏振孫 尚書說 西山真氏 尚書精義 陳氏大

猷 案陳氏集傳或問自序曰大猷既集書傳復因同志問

所引陳氏大猷云云或問俱 介軒董氏 名夢程尚書訓釋 張氏震

尚書 史氏仲午 尚書說 史氏漸 尚書說 劉氏貞 尚書橫舟尚 成四百家 成

之四百家 李氏梅叟 尚書說 碧梧馬氏 名廷鸞尚書蔡傳會編 陳氏普 尚書

尚書集解 尚書通解 梁氏寅 尚書義纂 其書今皆失傳藉此得畧見梗

概一書傳而賴以傳者凡四十餘家是固研經者所當亟

為表彰者也經義考著錄 誤作集義 注未見卷六缺說命中慮

善以動動惟厥時至末又說命下至微子卷十召誥至君

爽全缺書賈欲泯其不全之迹妄將九卷下半卷剗改作

卷十重裝時當更正之每卷首末俱有項氏萬卷堂圖籍

印及汲古閣毛氏家藏三印

孔安國書傳序

蔡氏書集傳序

書經識餘二十五卷 抄本

國朝徐秉義撰 首三卷為總論卷四至末則自堯典至秦

書經識餘二十五卷 抄本

國朝徐秉義撰 首三卷為總論卷四至末則自堯典至秦

書經識餘二十五卷 抄本

國朝徐秉義撰 首三卷為總論卷四至末則自堯典至秦

書經識餘二十五卷 抄本

誓依經文次序雜採唐宋元明

國朝諸儒之說散見困學紀聞山堂考索日知錄等書者蒼
粹編纂成一家言秉義間有論說以按字別之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一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

經部

詩類

纂圖互注毛詩二十卷附毛詩舉要圖毛詩篇目

宋刊本 昆

陵周氏九松迂叟藏書

漢鄭氏箋

是書傳箋下附釋文及互注重言重意蓋南

宋麻沙坊本也傳箋釋文俱雙行小字傳無標題

山井鼎云今本

有傳字者後人加也

箋以箋云冠之

山井鼎云箋云二字鄭氏之舊所以別毛氏傳也

無傳

者亦無標題

如關雎序發猶見也葛覃序躬儉節用之類陸德明云序並是鄭注所以無箋云者以無

所疑亂故也

猶是鄭君之舊釋文則以一圈隔之今本有釋文

混入于箋者如關雎舊解云至以無所疑亂故也

關雎后如之德

也又風之始至並是此義

用之邦國焉下

是也閩監毛本俱同此

本與下元本俱不誤可貴也每頁二十四行每行大二十一字小二十五字缺卷十一至十四抄補每冊首末俱有周良金印毘陵周氏九松迂叟藏書記兩印

毛詩注疏二十卷 元刊本

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等奉敕撰分卷與宋刊本同蓋以箋之分卷為疏之分卷也每頁十六行每行大十八字小二十五字經單行大字傳箋釋文正義雙行小字傳箋釋文與宋刊本同疏則以正義兩字冠之詩譜序後即繼以周南召南譜毛詩校勘記曰書錄于卷首陳氏所見乃正義原書為得其實則知鄭譜散入各處不復總序于譜序下者後來合併經注正義時所改也此一譜與譜序接連正其跡之未經盡泯者閩監毛本俱移此譜入卷第一中鄭氏箋正義之後非是

毛詩正義序 抄補

明刊本

毛詩本義十六卷

宋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秘閣歐陽修撰是書每篇冠以小序經文下備列傳箋後乃繫之以論與本義通志堂本刪去小序經注止以篇名標題蓋非歐陽氏之舊矣

張瓘跋 開禧三年

穎濱先生詩集傳十九卷 先君子手抄本

宋蘇轍

詩總聞二十卷 舊抄本

宋汝陽王質撰

自序曰窮經一有志死生禍福不遷以徹為期愈疑愈堅

愈滯愈壯志也二有識所見愈卓所得愈多當恢崇充羨
常若有所不足識也三有才難探之淵探之又有難言之
妙言之又有難發之微必心口手相應庶幾其可才也四
有力博采庶言自立定制苟有所見運斤成風而不疑力
也予研精覃思于此幾三十年丁丑入吳見謝君士燮及
此謝曰無多談人情是也予忽有所省丙戌入蜀見陳君
彥深及此陳曰江南人則可吾關西人不若此予益有所
省庚寅再入蜀至梁見楊君左車商州游子也因詢商山
之事偶及四老之蹟楊曰侯子與採芝同心則商山風土
草木自見何問我爲予大有所省又十八年自度可書乃
書今具左方

聞音者凡音韻是古音無有不叶特稱謂之殊呼吸之別
傳寫舛訛連析差跌與夫古人取叶之法不同轉紐之法
亦異雖古律不可以此而推然吟咏諷誦亦有所助蓋條
見古人之心期語法有不期而會者作聞音一

聞訓者凡字義是古訓多不同隨語生意亦有不當爲此
訓而爲此訓有當爲此訓而不爲此訓有本無異義強出
多端故語意多暗失作聞訓二

聞章者凡分段是古爲章後爲解或以韻轉或以語轉或
以事轉或以勢轉當是音調抑揚低昂不同故文辭相依
隨而爲節奏大率以意細推自見若拘于繁簡短長則其
意不附章而生作聞章三

聞句者凡句讀是古句有以肅爲整有以亂爲整或其意
一斷一續之間一上附一下連之際迴令人開拓以至嘖

嚅咨嗟從此得入作聞句四

聞字者凡字畫是古字固多通用亦于偏傍繁省之間清濁輕重之際矯揉彙擷不勞更張自生義味但不可率情變文以附合已意若繩削得宜古今畧無差別不見外手它迹作聞字五

聞物者凡鳥獸草木是古物無異今物但稱謂差殊今詩所見不出書傳所載但博搜詳味或有一二見共同一出卽可從不然亦必兩合其合仍須有理可以中情不可徒求合也切不用求奇喜新宛轉推測其衆所共識已所經見者不與作聞物六

聞用者凡器物是古今尤無定展轉差殊今一鄉一里其所用制度稱謂有各不同制度雖同而稱謂不同者稱謂雖同而制度不同者而況方俗隔絕年代深邈但首尾前後以意細推自出縱不卽出久當自省作聞用七

聞跡者凡在處是山川土壤州縣鄉落皆不可輕認亦必左右前後參伍錯綜以相推測或可得其真亦有不似所在而實所在亦有實所在而不似所在先繹本文徐及它載作聞跡八

聞事者凡事實是古事安可容易推尋但先平心精意熟玩本文深繹本意然後卽其文意之罅探其事實之跡雖無可考而亦可旁見隔推有相霑帶自然顯見作聞事九聞人者凡姓號是古人可顯考者固不在論其隱昧遺落亦就本文本意及旁人左右前後推量雖不得其真亦可窺見其生死悲愉善惡老少雖不得其全亦可附見其風

俗美惡時節寒暄與其人互相發明亦得彷彿作聞人十
陳日強跋 淳祐癸卯

慈湖詩傳二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楊簡撰

自序

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 明嘉靖刊本

宋呂祖謙跋

同里嚴氏思菴

虞惇

校閱凡朱傳與小序

異者一一標出間附識語亦極精當

朱子序

淳熙壬子

陸鈇重刊序

嘉靖辛卯

嚴氏手識曰鄭詩二十一篇而朱子以將仲子遵大路有
女同車山有扶蘇薜兮狡童褰裳風雨子矜揚之水諸篇

俱爲淫奔之詩蓋泥于夫子鄭聲淫之一言故凡詩中有
懷思贈答者概斥之爲淫奔夫鄭風固淫矣夫子刪詩而
淫詩居其大半則夫子之所刪者又何等詩也傳曰好而
知其惡惡而知其美鄭雖淫豈無他美之可采乎執成見
以論古人之書書之不可通者多矣此高子之小弁所以
取譏于孟子也辛酉春二月初十日嚴虞惇閱并記

又曰或問七月周公作也公劉召公作也均之陳王事以
戒成王何七月爲風公劉爲雅先儒謂周公遭變故不入
于雅然乎否乎曰公劉言政事也七月言風俗也旣曰風
矣自不得入于雅也幽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繼二南幽
先岐後也不與王風相屬興衰非其類也文王致治周公
反正十五國風以是始終之則尊周公與文王等矣

又曰按毛公以南陔白華黍附魚麗後爲鹿鳴之什次南有嘉魚之什首嘉魚次南山有臺次由庚次崇正次由儀至吉日共十三篇又次爲鴻雁之什節南山之什谷風之什甫田之什魚藻之什而朱子集註則云南陔白華黍黍由庚崇正由儀六篇皆笙詩有聲無辭依儀禮以南陔附杖杜後爲鹿鳴之什其次爲白華之什首白華次華黍次魚麗次由庚次南有嘉魚而下敘與此同今按六月序魚麗繼杖杜之後而南陔以下次第井然此書因之以正毛氏之失今當從之

又曰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朱子以爲燕享通用之樂今宜從序 朱子之說本之鄉飲酒禮及燕禮然其疏解文義多所未安如魚麗南有嘉魚則云卽所薦之物而道

主人樂賓之意然於南有樛木翩翩者雖已不可通至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則全無所取興不知詩人亦何取於此愚謂此詩之義序說得之而燕享則歌之以樂賓非謂竟取義於燕賓也壬戌九月初五日虞惇記

又曰楚茨已下四篇朱子云此公卿力農奉祭之詩然詩中皆云萬壽無疆恐非天子不足以當之也

又曰黍苗隰桑瓠葉三篇皆思古之詩今集註直以爲美大抵序所云陳古刺今者朱子皆不取也

呂氏家塾讀詩記殘本十九卷

宋刊本

宋 原三十二卷今存卷一至卷十九每頁二十四行行二十二字

朱子序

抄補

毛詩講義十二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林岵撰

叢桂毛詩集解三十卷附學詩總說論詩總說

舊抄本 千頃

堂藏書

宋廬陵段昌武子武集

原本三十卷今佚卷五卷十卷

二十二二十三及末五卷每冊首俱有千頃堂圖書印記行在國子監禁止翻板公據曰行在國子監據迪功郎新贛州會昌縣丞段維清狀維清先叔朝奉昌武以詩經而兩魁秋貢以累舉而擢第春官學者咸宗師之印山羅史君瀛嘗遣其子姪來學先叔以毛氏詩口講指畫筆以成編本之東萊詩記參以晦庵詩傳以至近世諸儒一話一言苟足發明率以錄焉名曰叢桂毛詩集解獨羅氏得其

繕本校讐最為精密今其姪漕貢

楫

鋟梓以廣其傳維清

竊惟先叔刻志窮經平生精力畢於此書儻或其他書肆嗜利翻板則必竄易首尾增損音義非惟有辜羅貢士鋟梓之意亦重為先叔明經之玷今狀披陳乞備牒兩浙福建路運司備詞約束乞給據付羅貢士為照未敢自尊伏候台旨呈奉台判牒仍給本監除已備牒兩浙路福建路運司備詞約束所屬書肆取責知委文狀回申外如有不遵約束違戾之人仰執此經所屬陳乞追板劈毀斷罪施行須至給據者

右出給公據付羅貢士

楫

收執照應淳祐八年七月 日

給

詩說十二卷

抄本

宋信安劉克學 是書仿讀詩記例每篇條列諸家解而繫已說于後所採視呂氏加詳克子坦鈺梓時刪去諸解獨存克說與克所著書說並刊今書說佚而是書僅存讀其書如說卷耳曰二南之詩皆樂易和平此詩乃不勝其憂何也以其時求之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殷周之際其係于二代興衰之判者美里一事此章非爲美里發何哉當橫逆患難之時太姒惟憂傷歎息而不敢言不敢怨其情如此所以采采卷耳不盈傾筐也說樛木曰其文王受命作周之詩乎文王之王而屈于商紂有所服事而不得伸此詩人所謂南有樛木也木雖有所屈而天下之所依繫于周與周人所以尊事而王之者自固結而不可解故首章曰纍之猶纏綿也二章曰

荒之荒大也卒章曰縈之不可而解也說蒹葭曰謂周道陵遲王政不綱也秦居天下上流視平王遷洛地勢爲下洛邑旣爲王室秦之視洛非宛在水中乎伊人指平王襄公救犬戎之難故其辭云爾蒹葭亦黍離之意喪亂之後所見皆此物也平王已遷洛若遡水而上復圖豐鎬則難矣其義皆以洛邑豐鎬而發說正月曰平王篡攜王之時國人憂之而作也于時平王將挾申甫以逐攜王攜王獨立無助詩人專以已之惇獨以言攜王伯服之獨立也懼禍之及故多隱辭至若說鴻雁則曰周宣王驅民以興宮室之役說大車則曰周大夫盛飾以挑市井之女說綢繆則曰曲沃有分晉之漸說晨風則曰秦伯有勤王之功以及以雞鳴爲刺晏朝羔裘爲譏怙寵涓陽爲嘉釋怨之類

俱能不襲陳言自抒心得然其穿鑿之處未免近于武斷
讀者節取焉可也經義考云崑山徐氏藏有宋雕本此則
從徐氏傳抄本過錄者缺卷二卷九卷十三卷

自序

克子坦鈺梓跋

淳祐六年

吳寬題識曰成化丁未七月十有九日雨過新涼襲人間
閱半餉三日後遍觀一過因書以紀歲月云 寬

韓魯齊三家詩考六卷

元泰定刊本

宋玉應麟跋

是本刊附胡氏詩傳纂疏後韓詩韓奕幹

正也謂以其議非而正之玉海本闕下一句餘異同處頗
多玉海通爲一卷此本六卷蓋猶是王氏舊第也

易有二易禮有三禮春秋有三傳詩有四家連山歸藏周

易是爲三易連山歸藏今不復見太元做連山潛虛做歸

藏予嘗參攷三易筮法纂成一編矣三禮則朱子嘗輯儀

禮爲經二禮爲傳春秋則左氏公羊穀梁並行于世詩則

齊魯韓三家之說不傳今所傳唯毛氏耳予官中祕書授

詩藩邸春容道山羣玉間與祕書郎王伯厚尙論古詩伯

厚出示詩攷一卷直齊魯詩乃散見於傳注者會粹爲一

雖曰存十一於千百然四詩異同可備參攷昔齊魯詩盛

行于時韓詩則燕趙間好之毛詩後出未大顯也齊魯韓

詩竝立學官至漢平帝時毛詩始得立魏晉亂離齊魯詩

廢絕韓詩雖存而寢微唯毛氏獨行以至于今此四家詩

興廢之大略也伯厚家學淵源一翁二季殫見洽聞以博

學宏詞名世伯厚謂真宏博者不在是方將刊華就實盡

洗時粧顯意古學子深嘉而力贊之子亦有嗜古癖敬題
卷首以見同館友朋切磋琢磨之古誼景定五年甲子良
月之望古涪文及翁伯學甫序

愚讀內翰王公詩攷不覺擊節而言曰是編雖不過僅存
什一於千百然亦何止足以知四家詩興廢之大略真足
以扶微學廣異義羽翼朱子集傳之書以詔當今傳萬世
者其功誠不可以淺小論也何以言之如關雎一也毛以
爲后妃之德韓以爲賢人詠之以刺時魯則又以爲詩人
歎而傷周康王之后采芣一也毛以爲衛頃公之時仁人
不遇小人在側韓則以爲衛宣姜之所自誓燕燕一也毛
以爲衛宣姜歸其娣而送之鼓鍾一也毛以爲刺幽王韓
則又以爲作於昭王之時黍離一也毛以爲周大夫行役

作韓以爲伯封作魯則又以爲衛宣公之子壽閱其兄汲
之且見害作賓之初筵一也毛以爲衛武公刺時韓則又
以爲武公飲酒悔過三家寂寂僅存而毛與之不同者已
如此正義曰毛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此而觀之何止百
數之不同哉然因其所不同者若此于以知毛氏所引序
以冠篇首不惟決非夫子作亦決非子夏作或者反爲毛
自得所傳受尊而引之後漢衛宏又復增廣潤色之也使
果作於子夏以前則必爲四家之所同引又何至紛紛有
如是之牴牾哉朱子猶以毛序所從來者遠其間容或真
有傳授證驗之所不可廢者又復頗采以附傳中可謂一
出於大公至正之心而不容纖芥私意於去取間矣愚獨
恨四家遠絕其三使其般亂不得以盡折於朱子之手以

統壹聖經而幸斯道猶幸而詩考之僅存使觀者略有以見毛氏牴牾之迹信朱子黜小序之當而悟末師專已守殘之陋此愚所以謂真足以扶微學而廣異義羽翼朱子集傳以詔當今傳萬世者其功誠不可淺小論也愚故編寘集傳之末圖與四方朋友共之俾由此以讀朱子詩序辨說則知其為誠萬世不刊之論也正義又曰齊韓之徒與毛氏異者非有壁經可據愚亦曰毛氏與齊韓之徒異者亦非有壁經之可據也烏可致一偏之論於其間哉況毛氏之於三家最為後出安有小序三家不得之於前而毛氏乃得之於其後也讀者倘有以攷斯延祐甲寅秋新安後學胡一桂序

詩集傳附錄纂疏二十卷

元泰定刊本

汲古閣藏書

朱子集傳

元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疏

是書以朱子

集傳為宗取語錄文集之及于詩者謂之附錄諸儒說詩之合於集傳者謂之纂疏其朱說有未安者間亦旁參他

說如云諸家皆本序說姑纂一二

采葛

或云姑備諸說

正中有麻

或云姑備參考

甫

或云備說詩者覽焉

有女

蓋雖不敢顯

違朱子而亦隱示不墨守朱子也胡氏之說以愚按愚謂

別之所引謝疊山說頗有出吳氏

元長

輯本外者

如鵲巢纂疏引

疊山謝氏曰一章曰御夫人初嫁國君親迎御輪之幣必百兩也二章曰將夫人初嫁所將幣帛必百兩也三章曰成御以百兩送以百兩宜其室家而婦道成也二子乘舟引疊山謝氏曰又以大義斷之二子不能全身遠害遺其父以不慈之名二子順親之心雖不可瑕玷二子愛父之道則未為盡善使其父萬世被不慈之名是二子之死有害於大義也誰謂詩人之辭無春秋之義乎破斧引疊山謝氏曰周公東征三年器械用之勞而破缺者不過斧斨錡錄耳若車馬弓弩戈矛戟無一損壞其不嗜殺人不戰而勝可見矣諸條吳氏輯本俱未採

雖列纂疏之名實未見纂疏全書也案元史儒學傳一桂
著周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啟蒙翼傳朱子詩傳附錄纂
疏並行于世云云今惟周易纂疏啟蒙翼傳刊入經解世
多有之此書則傳本絕稀經義考著錄八卷錢氏補元史
藝文志同
注未見儲藏家亦絕無著錄者是本元刊元印首尾完善
洵經義中驚人秘笈也語錄輯要後有泰定丁卯仲冬翠
巖精舍新刊木印卷首有毛子晉毛斧季印記

善乎朱子之於詩足以知聖人也取經而傳之祖刪述之
本旨而含前儒傳言失意之餘慮傳之作也有由哉周德
既衰詩亡樂缺所賴見先公先王風化之自者惟三百篇
夫子生晚周拳拳於二南唯恐人心之不爲於師摯聞關
雖洋洋盈耳欣幸之至歌詠不絕興詩立禮成樂之語豈

虛發哉朱子於千載之後感歎哲人云亡衆喙淆亂恐聖
人扶持詩樂之意不傳乃分別正聲之可弦可歌者其餘
鄭衛之間有關淫竇情性弗得其正辯而闡明以防閑人
心及排小序之誤理渙辭釋使後死者得與於斯文彰聖
人之功莫大焉其書又豈肯自居於疏下近世詩解甚多
如李迂仲呂伯恭皆善言惟華谷嚴氏獨能詣風賦比興
之趣識其正體其間援朱子言者多是知朱傳不得不爲
詩之統宗會元雖聖人復出不易斯言也然則今胡氏之
附錄纂疏及稽齊魯韓三家詩攷摭摭星宿於羲娥後得
無戾朱子意乎曰不然漢儒自申轅而下專門者絕力模
倣皆爲羽翼聖經獨如支流之未抵於海習射之未至于
的則各有見焉今之纂集大成彙括前後鏤剔衆說學者

得之如大庖厭飫不但染指嘗鼎胡氏之心豈弗良苦觀其精力茲書沒身乃已後十餘年始得今劉氏君佐迺朱子故友劉用之後人大不忍以用朱子之學者堙鬱不售亟鋟諸梓使學者誠能於此沉浸參酌舉疏而傳通舉傳而疏通明經取青紫之士其事業所得燭照龜卜較然甚明也書肆舊有書傳纂集大成行之於四方信矣今詩傳纂集大成人間有此雙拱璧將爭先覩之政不待序而後顯劉氏曰是序也時泰定第四禩疆圉單闕歲長至穀旦乙丑後學從仕郎邵武路總管府經歷致仕盱江揭祐民從年父書于建東陽翠巖劉氏家塾

朱子詩集傳序

詩傳附錄姓氏

纂疏姓氏

詩篇目錄

詩傳綱領

語錄輯要

文場取士詩以朱子集傳爲主明經也新安胡氏編入附錄纂疏羽翼朱傳也增以浚儀王內翰韓魯齊三家詩攷求無遺也今以詩攷謹鋟諸梓附於集傳之後合而行之學詩之士潛心披玩蜚英聲於場屋間者當自此得之時泰定丁卯日長至後學建安劉君佐謹識

詩傳通釋二十卷附詩傳綱領

元至正刊本

朱子集傳元後學安成劉瑾通釋 卷一後有至正壬辰

仲春日新堂梓木印卷十六缺抄補

詩傳旁通十五卷類目一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梁益撰

翟思忠序 至正四年

愚益此編不敢自謂成書不敢輒題目錄然又不可無目以紀錄其事故姑類聚其目備觀者之檢閱而以類目目之云爾有元至正四年甲申四月二十三日梁益識

詩續緒十八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劉玉汝撰

詩演義十五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梁寅撰

詩以溫柔敦厚而垂教者也其爲言也既平易而易知及諷詠之也又足以感人心而易入然新學誦之亦有難者焉其所以難者訓詁則必欲其明也義理則必欲其正也

詩之所由作者所當究而其不可知者爲多也吾夫子刪詩之時未有注釋也至漢儒以經相傳授注釋益衆矣而無所前聞多臆度故謬誤相襲朱子詩傳獨覺夫千載之失而有以正之至於字義尤必有據凡其穿鑿附會者悉棄而不取故曰訓詁之必明也漢儒之釋經於正理或昧迨程朱之言旣行駁雜之論乃黜今之讀經者宜一遵程朱勿復互異故曰義理之必正也古人之歌詩如今之歌曲或頌或規唯取大意詩之事實多所未究以今觀之其作者爲何人所指爲何事勿問之可也故曰其不可知者爲多也傳之或簡略者蓋章解句釋非君子之所尙也然幼學之士讀經而懵於傳讀傳而違於經非加之意何以究通故余之所論著爲幼學慮也故博稽訓詁以啟其塞

根之義理以達其意於其隱也闡而使之顯於其略也推而使之詳其間與傳牴牾蓋或時有焉而以求其是也君子觀之恕其僭踰正其疵謬則耄言之或傳于後也非至幸乎洪武十六年歲在癸亥孟夏之月臨江後學梁寅序詩集傳音釋二十卷 元至正刊本

朱子集傳

元東陽許謙名物鈔音釋後學廬陵羅復纂輯

經義考著錄云合白雲許氏名物鈔而音釋之凡例後有至正辛卯孟夏雙桂書堂重刊木印

朱子詩集傳序

詩集傳凡例

詩傳圖

詩傳綱領

詩經識餘四十二卷

抄本

國朝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徐秉義纂輯

缺卷九至二

十五凡十七卷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

終



